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译者序

在历史上的地位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

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是一位思想家——政治思想家。马克思曾经肯定马基雅维里及其后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说，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并且又一次指出马基雅维里及其后的一些近代思想家使政治研究独立于道德，他说：“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并且是历史家、军事著作者、诗人 和剧作家。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其传世的著作，包括《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三卷（下称《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八卷、《兵法》（直译：《战争的艺术》）七卷、《曼陀罗华》（喜剧），还有其他剧本、诗、文以及大量的关于出使各国的情况报告和通讯等等。

在作者的几部学术名著中，《君主论》是最小的一册，但是最有名。——作为一部代表作，它使马基雅维里身后获得举世周知的名声（也包括恶名和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等称谓）。此书在马基雅维里死后五年即 1532 年印行，迄今四百五十多年，从西方到东方，在宗教界、政界、学术领域和社会上广泛地引起各种强烈的反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西方国家一些舆论界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君主论》和关于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研究，从新译本到专著在东西方各国不断出版。

马基雅维里其人及其学说，——“千秋功罪凭谁说”——这是值得重新探索的一项课题。此处仅就作者的时代、生平、事业，《君主论》创作及其他主要著作有关历史情况等方面加以简介，仅供对此一著作研究的参考。

时代、家庭、服官

一、当时意大利情况马基雅维里在 1469 年 5 月 3 日出生于佛罗伦萨 1527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6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2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368 页。F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62 页。

马基雅维里的喜剧被法国伏尔泰称赞胜过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基雅维里有意大利的莫里哀之称。英国马考莱亦赞扬备至。

年6月22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的故乡佛罗伦萨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在十四、十五世纪已早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最初萌芽之地，在文艺复兴时期，她的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吸引了整个欧洲，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脱离封建分裂状态：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和教皇辖地等五个主要国家，还有许多小的封建领地，为着疆土扩张问题利用雇佣军长期互相征伐，直到1454年缔结洛迪条约为止。马基雅维里就在意大利一个比较安宁时期出生、成长，直到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他的前半生处在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后半生则处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在意大利角逐的战争时期。

二、家庭与教育马基雅维里的祖辈是佛罗伦萨贵族，曾经出过十三名政府首长——正义旗手（Gonfalonieri）和五十三名执政官（Priori）。他的父亲贝尔纳多（Bernardo）是一名律师（法学博士），在桑·卡希阿诺村（San Casciano）附近薄有地产。母亲能作诗。他有弟妹三人。一家六口，并非富有。据贝尔纳多的日记（1474—1487）记载，贝尔纳多爱好研究古典著作，在马基雅维里成长期间，曾借阅西塞罗的著作；在1476年曾设法购到李维著《罗马史》。——四十年后马基雅维里的名著《李维史论》就是以这部名著为其基础的。马基雅维里七岁入学，约在十二岁半时已能用拉丁文作文。据说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他的教育：在那里受到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Marcello Adriani）的古典文学的训练。

马基雅维里熟习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史学，尤其是熟悉古罗马——罗马共和国政制以及西塞罗等人的论辩和社会哲学。这一切为其投身于政治外交活动准备了充足条件。日后他对罗马共和政治的向往和支配他毕生的深厚的爱国思想，不能不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三、服官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生涯大体上可以说是从1494年至1512年，即与佛罗伦萨共和国重建和再度覆灭相始终；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治集团梅迪奇家族被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萨沃纳罗拉领导人民起义驱逐之后，直到梅迪奇家族卷土重来恢复其统治之日。而1494年正是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从此使意大利进入内忧外患交并的困难时期。

约在1495年或1496年，他在共和国政府里开始担任助理员（Coadiutore）。1498年5月，萨沃纳罗拉在反对派的策动和教皇亚力山大六世的迫害下，作为异端者被绞杀和焚尸。马基雅维里对教皇干涉各国政治的悲剧不能不有所感受。后来他在《君主论》中谈到，统治者建立新的秩序而没有自己的武装作为后盾就不免于毁灭，还提出军队与法律作为立国的两大支柱的国家学说，其思想渊源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1498年6月19日马基雅维里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第二秘书厅秘书长；随后于7月14日又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

从科西莫·德·梅迪奇于1434年当权，到他的曾孙皮埃罗·德·梅迪奇于1494年逃亡，其间六十年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参阅：H.赫德和D.P.韦利编《意大利简史》，第84—85页，1963年，剑桥版。

马基雅维里曾在1498年3月2日在教堂聆听萨沃纳罗拉讲道，见1498年3月9日信稿。

见《君主论》第七章。

秘书厅（Cancelleria）是政府工作机构；秘书长（Cancelliere）是机关首长；并非“法官”或“大法官”。

（简称“十人委员会”）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Signoria）领导下负责办理外交与军政事务。当时他才二十九岁，任职直到1512年佛罗伦萨覆灭，这样就结束了他的十四年的政治生活。

四、外交实践与认识这十四年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实践，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及其《君主论》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例证。

除了负责处理大量的外事文件的日常工作外，他的第一项工作是作为共和国的代表临时特派出访外国和意大利各城邦，随时向“十人委员会”报告；在战争时期，负责军事组织等工作。他是政府首脑索代里尼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从三十岁开始先后出访近三十次，到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他所作的《法国情况报告》、《德意志情况报告》以及关于罗马尼阿公爵切萨雷（Cesare Borgia）的报告和其他通讯等文件，现仍保存下来，它们表明马基雅维里对欧洲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社会政治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统治者的真正面目有了深入了解和缜密的分析，并且构成他所阐述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理论的根据。在这些出使访问中使他深感弱国无外交。在1500年秋，就皮萨战争问题，他出使求助法王；在拥有强大武力的君主集权的大国面前，由于本国武力与财力俱弱，为外国国王蔑视，逗留数月，快快而归，不能不加深马基雅维里谋求富国强兵、民族独立的渴望。1502年10月至1503年1月两次出使，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教皇亚力山大六世的支持，切萨雷·博尔贾于1499年开始征服罗马尼阿，继而占领伊莫拉、富尔利、里米尼、法恩扎、乌尔比诺等地，进而觊觎佛罗伦萨属地阿雷佐。马基雅维里出使，企图与博尔贾修好，以求返还占领地。他耳闻目睹博尔贾施展阴谋诡计，唾手掠取领土，暗杀敌人，假手法庭斩杀权臣，以及建立国民军取代雇佣军，如此等等。不仅由于博尔贾的“能力”，主要的是由于他努力创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使马基雅维里惊叹，认为找到了可以作为拯救意大利的统治者（但其后不幸失败），最后成为《君主论》中一再奉扬的新君主典范。

军制改革的历程

一、雇佣军的历史教训创建国民军是马基雅维里毕生努力的最大的事业之一。同时也是《君主论》探讨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意大利历史学者费代里科·卡博德（Federico Chabod）甚至强调说，《君主论》的总的特性清楚地表现在论建立国民军的几章里。马基雅维里认定雇佣军是意大利一切灾难的原因。他迫切要求把国民军建设起来，就是为了用自己的武力取代意大利各国已经长期实施的雇佣军制度和外国援军，建设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他

德国著名学者迈内克（Meinecke）主张，《君主论》所推崇的真正英雄是指第六章所说的英雄，即摩西、罗慕洛等人，而不是博尔贾。（见所著：《在现代史上国家理由学说》（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1924年，柏林版，第27页）但是马基雅维里在1514—1515年1月31日给韦托里（F. Vettori）的信中仍然说，“假如我是新君主，我将经常仿效瓦伦蒂诺公爵（即博尔贾）的行迹”。可见马基雅维里自始至终把博尔贾奉为新君主典范。迈内克的主张似准成立。

F.卡博德：《君主论》导论，1924年，都灵版；《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文集），1958年，伦敦版，第16页。F

痛切地感到雇佣军耗费巨大军饷，而作战不力甚至叛变；求助于外国（如法国）不仅低首而且还要支付巨款。例如对皮萨作战，请来了雇佣军队长保罗·维泰利，花了六万四千金币——“十人委员会”被人民称为“败家子”；而到了胜利在望的时刻，却由于雇佣军队长通敌，功败垂成。佛罗伦萨深感意大利的雇佣军不可靠，转而求助法国，给法王二万四千金币，雇佣法国人的军队，包括瑞士军在内。但是这些军队向皮萨进攻前却掠夺佛罗伦萨人民，索饷要粮。这就不能不使马基雅维里又一次痛感意大利的外国雇佣军队全不可靠。但是当博尔贾以武力威胁和勒索佛罗伦萨的时候，佛罗伦萨由于没有自己的武力还是不得不求助于法国，被迫付给三万金币，还答应以后再付给十二万金币。这种悲惨的境遇，同马基雅维里出使观察到的拥有自己武力的统一的法国、瑞士，以及博尔贾的夺人声势，形成强烈的对照。事实说明，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只是运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而没有自己民族的武力作为后盾，是无法同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抗衡的。因此，在《君主论》里面，马基雅维里引证古今，反复谈论武力和雇佣军问题，要求建立由自己臣民、市民或者属民组成的军队；批判雇佣军——在意大利各国已经长期采取的制度。同时专章阐述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甚至强调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军事，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另有其他目标，其他考虑。除了时代的局限性和固有的阶级性之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往往趋于极端，带着某种片面性、夸张性，受着他个人的主观经验束缚与强烈的政治激情影响。上面说的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他的建设国民军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排除外国的干涉与侵略，维护独立。这些主张是符合新兴阶级和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在作者去世后四百年，意大利在法西斯统治下，曾经隆重重印《君主论》，献给墨索里尼，这是对热切谋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佛罗伦萨爱国者的侮辱。

二、国民军的创建与胜利 1505年9月，佛罗伦萨为收复比萨而发动进攻，再次失利，使马基雅维里更加坚信军事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505年，他写了：《论佛罗伦萨臣民军队组织化》，他的主张遭到一些贵族们的反对，但是获得索代里尼的重视。1505年12月30日马基雅维里受命亲自招募志愿参军的人。1506年2月15日，新军队由仿照瑞士式训练的约四百名新兵组成，在政府广场以分列式行进，引起了人民的欢呼，贵族的非难。最后在1506年12月6日最高会议批准马基雅维里拟定的提案，设置一名新官员专门负责监管军队重建工作，马基雅维里担任“佛罗伦萨国民军军令局”局长。参军的人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土（但已合并而尚未正式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除外）。每二十名军人设军官一人，必须是佛罗伦萨市的市民，而不是农村的人。骑兵必须限于佛罗伦萨市市民；步兵则来自乡村，给养全部由乡村负担，在军事组织和军需供给上的城乡差别反映了马基雅维里的军事建设的阶级性。

马基雅维里亲自向各地招募志愿参军的人作为常备军（步兵）。半年间自动应募请求审查的不下一万二千人，但是只招收了五千人，依规定，到1507年步兵至少一万名。马基雅维里选择了曾经为博尔贾效劳以凶残著名的西班牙

参阅：日本佐佐木毅《马基雅维里》，《人类知识遗产》丛书，第24卷，第96页。

参阅 F.卡博德：《马基雅维里》，载《意大利科学文学艺术百科全书》第21卷，第780页，罗马，1951年版。 F

牙人唐·未凯莱托作为首领，负责训练国民军，这正是马基雅维里强调“能力”，轻视伦理道德的反映。他在1506年和1507年大部时间从事新国民军的组织工作，并负责监督新军三营围困皮萨。至1509年5月24日皮萨由于粮绝遣使求和，5月31日投降，6月8日马基雅维里率佛罗伦萨军人入城。于是结束了十四、五年的不断纷争，重新拥有皮萨。佛罗伦萨举国欢庆，祝贺马基雅维里是胜利的真正组织者。这是共和国和马基雅维里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一刻。

三、国民军失败与共和国瓦解

马基雅维里在1509年胜利后又奉派出使，对法、德、瑞士各国政治军事制度的优劣以及意大利积弱原因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瑞士尤其赞赏，在日后《君主论》中对国民军和雇佣军的评论得力于此甚多。马基雅维里已察觉到佛罗伦萨厕身于法国同西班牙、教廷等国结成的神圣联盟的尖锐对立之间的危机，于是致力加强防务。在侵略的威胁下，1512年3月23日通过了《骑兵军需条例》。马基雅维里曾巧妙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国民军进行防卫。但是，这些军队于1512年8月在普拉托被神圣联盟军击溃。出走在外的梅迪奇家族以一万金币对联盟进行贿赂，并且答应对帮助他回国的人以后还要重酬。于是在西班牙军威胁下，佛罗伦萨投降。1512年9月1日正义旗手索代里尼宣告辞职后出走，共和国由是瓦解，梅迪奇家族的首领朱利亚诺及小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从此陷入深渊。

罢官以后

一、从冤狱到放逐

马基雅维里没有跟随首脑出走，留在佛罗伦萨迎接梅迪奇家族归国，并且企求——至死不渝地企求为祖国效命，但是事与愿违。在西班牙武力的支撑下，1512年9月14日枢机主教焦瓦尼·德·梅迪奇进入佛罗伦萨，重新建立委任独裁制：恢复了1494年梅迪奇家族统治下的机构和制度。“国民军军令局”被解散了，马基雅维里一手创建的国民军当然也解散了。11月9日新政府正式罢免他的一切职务，驱逐出佛罗伦萨一年，禁止离开国境，并勒令提供巨额保证金。事不止此，随后在1513年2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参加反梅迪奇家族的阴谋罪嫌把他逮捕入狱，刑讯逼供，但马基雅维里不为所屈，力辩无辜。后经多方营救，于1513年3月出狱。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弗朗切斯科·韦托里表示，他只是把它归诸命运，相信不

1494年出走的皮埃罗已故，他的二弟朱利亚诺（Giuliano）、三弟焦瓦尼（Giovanni）和皮埃罗之子小洛伦佐（Lorenzode' Medici，1492—1519）成为梅迪奇家族首领。F

据说，有人在索代里尼亲戚家中捡到一名叫做保罗·博斯科利（P.PaoloBoscoli）从口袋里丢下的一张单子，上面有十多个人名包括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在内，于是向公安委员会报告，博斯科利及其亲友（另一青年）被捕入狱，随后多人相继株连。参阅E.米尔：《马基雅维里及其时代》第104页以下，1936年纽约版，佐佐木毅：《马基雅维里》123页以下，1978年讲谈社版。

见1513年3月13日马基雅维里致友人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信。但是另一种说法是在1514年4月4日在枢机主教焦瓦尼·德·梅迪奇升任教皇称为利奥十世时宣告大赦令获释。见《意大利科学、文学与艺术百科全书》第21卷，第781页，罗马1951年版。F

幸已成过去，他将会更加审慎；而且时代比过去宽大，更少猜疑，他要求帮助出来工作。这是著名的“佛罗伦萨公民和秘书”在政治生命尽头执着的表现。

二、村夫生活与学术创建

1513年3月出狱后，马基雅维里变成村夫，在乡下过着贫困的农民生活。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经国治世的理想，坚持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探索，他写出了四部学术名著，成为政治学家、史学家、军事著作家、剧作家，为人类积累精神财富作出贡献，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马基雅维里被罢官后，全家迁到佛罗伦萨城附近的桑·卡希亚诺小村，住在他父亲遗下的小小农庄里。他和妻子玛丽埃达以及四子一女一家七口，生活拮据勉强度日。他曾经因为欠税被传讯，又由他的朋友F.韦托里证明“确实一贫如洗，并且子女多负担过重”以至无力纳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哀叹：“我不如死了好些，我的家庭如果没有我会较好些，因为我只是家庭的一项负担”。但是他还是顽强地生活下去，他把生活分为两截：白天在农民当中劳动和生活；黑夜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君主论》就是这样完成的第一部著作。

三、《君主论》的诞生《君主论》的思想资料是共和国时代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外交、军事实践中早已积累起来的，其创作则在放逐后，大约从1513年6、7月开始，在年底以前写出，修改定稿当在1515年以后。关于他在农村的生活与学术探索情况及他的愿望，在1513年12月10日的一封著名的信中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他告诉他的朋友说：“我生活在我的农家里，自从遭遇不幸之后，我在佛罗伦萨总共没有呆上二十天，直到现在我一直用我自己的双手诱捕画眉鸟，……整个九月份我就这样过去了，这种消遣，实在可怜而且荒唐，现在终止了。”

1513年12月以后，他又过着伐木卖柴的樵夫生活。

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晚上却过着一种严肃而愉快的精神生活，他写道：“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的宫廷。……在四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马基雅维里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献给统治者，他说：“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部书里，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此书一定会获得君主，特别是一位新君主的欢迎。因此我要把它献给朱利亚诺殿下。菲利波·卡萨韦基亚已经看过它；他能够同你谈谈这部书的内容和我同他讨论的情况，虽然我仍然在把它扩充和修改中”。

四、《君主论》与自我鉴定马基雅维里十分重视这本书，他写完后继续把它完善。他在信中还说，他考虑是否亲自送给朱利亚诺，或者托自己信赖

见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里给F.弗朗切斯科信。同时《君主论》第三章提到法国路易十二在世时，含有路易十二已故之意。路易十二是在1515年死去的，因此《君主论》的最后定稿时期当在1515年以后。有不少的著作把他完成期确定为1513年似嫌过早。F

的朋友送去，因为他恐怕朱利亚诺看不到它，而他们的朋友阿尔丁杰利（Ardinghelli，教皇利奥十世的秘书）会从这部最近的著作中捞取荣誉。（恐怕他人盗取《君主论》的思想作为己有献给统治者）其所以献书，马基雅维里坦白告诉他的朋友，这是由于贫困的驱使，害怕由于贫困被人蔑视，而且他希望当权的梅迪奇家族会使用他。他自信自己研究经国治世的成就能够获得使用。他说：“假如他们读到这部书，他们会看到，在十五年间我一直在研究治国之术，我没有睡大觉也没有玩乐。谁都会乐于使用一个从他人的牺牲中获得大量经验的人。”他以忠诚老实自矢说：“关于我的忠诚老实，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我一直保持忠诚老实，我现在不会改变它。象我这样一个四十三年来一向是忠诚老实和善良的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性质的；而且我贫穷，就是我为他人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

马基雅维里写信向其倾诉的人是从前在外交活动中曾经共事的同僚，当时担任梅迪奇政府驻罗马的大使弗·韦托里。这也是马基雅维里关于自己人格的自我鉴定。

五、《君主论》的沉沦及其他著作的诞生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事实上并没有献给朱利亚诺，而是在1515年或其后献给小洛伦佐（1492—1519）。

但是这部著作当年没有获得统治者的垂青，如石沉大海。此书在作者生前也没有公开发表，直到作者死后五年即1532年在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480—1534）的赞助下才出版。（因为作者已死，此书一直存在版本不同的问题）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马基雅维里其人及其著作在他同时代的人们中获得高度的尊敬。只是到了1536年才引起一个英国枢机主教对《君主论》的声讨，从此四百多年来对《君主论》及其作者议论纷纭，毁多于誉。

1. 《君主论》的姊妹篇

马基雅维里在失望中仍继续从事研究治国之道，谋求国家统一和独立与自由，并且参加知识分子结集的学术讨论。他探索的主题始终围绕有关意大利兴亡的国家政治、军事、历史和宗教等方面问题。1513年开始执笔，1517年（一说1519年）完成了《李维史论》。此书比《君主论》大四倍。《君主论》是《李维史论》的一个“分支”。它和《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政治制度观的两个方面。《君主论》讨论的主题是由于意大利腐败，内忧外患混乱状态不得不采取的君主政体制，《李维史论》则着重阐扬作者理想的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同时作者对意大利衰弱与分裂的祸根在于罗马教会这一点进行了大脆的剖析（《李维史论》第1卷第12章）。要了解《君主论》在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就不能不对《李维史论》有所理解。

2. 对抗侵略的战术论

约在1520年马基雅维里完成了《兵法》，当年出版。这是第一部近代军事著作，也是他生前问世的唯一主要著作。是他长期从事军事监督工作，目击身受雇佣军之害的经验结晶。此书以对话的形式，阐述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必须建设国民军，加强训练，恢复古罗马的军纪，认定保卫意大利

朱利亚诺即洛伦佐（Lorenzode'Medici，1449—1492），又称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iIMagnifico）之子，小洛伦佐（1492—1519）是皮埃罗之子，洛伦佐之孙。马基雅维里在1512年被放逐后才开始著书立说，其时洛伦佐已死（1492年），因此，不可能献给洛伦佐。我国七十年代至85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卷》、《法学辞典》、《马基雅维里》词条均作：“献给当时的……洛伦佐（1449—1492年）”似误。

麦考莱：《历史论文集》，第55、57页，1926年纽约版。 F

利不能靠城堡化，而必须依靠爱国的训练有素的国民军抗敌，决胜于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适应武器的变化和新兵种的出现，改进抗拒外国侵略的战术，扭转意大利的挨打状态。恩格斯指出，由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法国人改良了火炮，可以由许多马匹拉曳上战场，并且在战斗时变换阵地，比意大利人用犍牛驮运的笨重的旧火炮远为方便，这种火炮和新兵种给意大利步兵的长纵队造成了极大损失。恩格斯分析说，马基雅维里写他的《兵法》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想出一种队形，巧妙地配置步兵和骑兵，以制止这种炮火和新兵种的杀伤。因此《兵法》是捍卫意大利国家独立与自由的战术论。它反映出炽热的爱国主义指导着作者的一切活动。恩格斯曾经称赞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这不是偶然的。

3. 意大利衰弱原因的历史探索 1520 年马基雅维里受朱利奥·德·梅迪奇（Giulio de' Medici）的委托撰写《佛罗伦萨史》，从北方民族入侵，罗马帝国衰亡到科斯莫·德·梅迪奇止（379—1492 年）。写作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探索“经过了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屠弱，其原因究竟何在”。马基雅维里批评过去的佛罗伦萨历史学者详述对外战争，而忽略内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古人的后代。他要使读者获益，详述国内治乱，说明内部派别纷争的原因，使公民通过他人的苦难变得聪明些，并保持团结。（《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原序）它生动地记述了从外国势力——蛮族的入侵开始，意大利半岛的四分五裂，人民与贵族之间、派别之间、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内乱继之以外患，雇佣军的横行，教皇的邪恶，如此等等。他从政治、军事、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发展中探索意大利统一及复兴的道路。马克思曾经确认，“马基雅维里早就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指出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并且认定这是一部“杰作”。

4. 对腐朽的社会道德的讽刺

在不幸的岁月里，马基雅维里乐观地创作了《曼陀罗华》（1518 年）。演出后获得巨大成功，使他赢得喜剧作家的声誉。在戏剧里，他辛辣地讽刺愚昧无知而良善的商人和妻子、岳母求嗣心切，由于狡猾的淫棍与邪恶的教士狼狈为奸，上当受骗被奸淫后仍沾沾自喜。它既是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嘲笑，也反映了作者对道德伦理、对教会的态度，因此，阿兰·吉尔伯特这位专门研究马基雅维里的学者甚至有点夸张他说：“不读《曼陀罗华》就不懂得《君主论》”。

所有这些主要著作互为补充，构成马基雅维里思想与学说整体的基础，充分说明马基雅维里的指导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是谋求意大利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从起用到消逝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 14 卷，第 30、196—19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75 页，第 29 卷，第 184 页。 F

阿兰·吉尔伯特（Allan Gilbert），《马基雅维里文集》，三卷本，第 2 卷，第 775 页。1965 年杜克大学出版社。 F

一、史官与政制改革建议

1519 年小洛伦佐死后，枢机主教朱利奥代位统治佛罗伦萨。由于形势迫切要求改革，急需人材，马基雅维里被起用：

1520 年 3 月朱利奥接见马基雅维里，

11 月由佛罗伦萨大学（Studio）选任为历史编纂，授予年薪，委托撰写历史（已见前述）。同年受诸询关于最适合佛罗伦萨的政体问题、为教皇利奥十世（焦瓦尼·德·梅迪奇）撰写《论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事务》意见书。他认为：在现存条件下君主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根据他的理论：在人民习惯于平等的地方宜于建立共和制政府。对于佛罗伦萨说来，现在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很难建立梅迪奇家族早先的真正的君主政制，最好的政制将是共和制，可以为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作准备。他大胆建议将来可以恢复 1512 年以前共和国时代的“大会议”制，作为集中权力的最高机关（原来小洛伦佐是集权于一身），他认为在实现此一最终目的之前，应承认梅迪奇家族的领导统治，但是此项统治以梅迪奇家族成员的教皇利奥十世和枢机主教朱利奥二人生存期为限，死后其统治大权移归“大会议”。这件事说明：马基雅维里同君主专制的统治者妥协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对共和制的理想。

二、共和国光复——巨人贫病中死亡

这时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为一方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进行争霸的意大利战争更加激烈。1525 年法军战败，查理五世大军不可一世。马基雅维里在罗马又提出建立国民军和加强防御以对抗帝国入侵的建议，在形势危急中，1526 年他被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为新设的《城防五人委员会》的首长，负责加强佛罗伦萨城防工作。1527 年 5 月 8 日出现德国和西班牙军队进行的“罗马洗劫”——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终结。佛罗伦萨人民乘机起义，再度驱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复共和国。马基雅维里赶回佛罗伦萨。原来的“十人委员会”也恢复了，他希望复官，但是没有如愿。这个巨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终结后一个多月，遗下贫困无依的妻儿悄然病逝。

他的国民军理想仍然活在人民心中。他去世后不到五个月——1527 年 11 月 6 日“十人委员会”新任秘书姜诺蒂草拟关于征募兵役的法令通过了。这位立法者和执行者正是前任秘书马基雅维里的朋友和《兵法》的信徒。

1530 年神圣罗马帝国再度入侵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的儿子 F 罗多维科作为国民军应征，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共和国又被推翻了，梅迪奇家族又回来了。

马基雅维里已经绝后，葬地无可考。现在在佛罗伦萨桑达·克罗切教堂放着刻有碑铭的石椁，是 1787 年后人为纪念他而制造的。

潘汉典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985 年 4 月 1 日，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

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人们把骏马呵、武器呵、锦绣呵、宝玉呵以及同君主的伟大相称的一类装饰品献给君主们。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

虽然我自己认为这部著作不值得你垂青，但是考虑到除了使你能够在最短促的时间内了解我多年来历尽困苦艰危所学到的一切之外，我再没有力量献给你更好的礼物了。因此我深信，仰赖你的仁爱，这部著作一定会蒙你嘉纳的。

对于这部著作，我没有象许多人在叙述他们的主题并加以润饰时惯常那样使用铿锵的章句、夸张而瑰丽的语言、在外表上炫人耳目的东西或者装饰品。因为我希望我的著作如果不赢得称誉则已，否则只应是由于其内容新颖和主题的重要性而受到欢迎。

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

因此，殿下，请你体谅我敬献这个小小的礼品的心意而接受它吧！如果你认真地考虑和诵读它，你就会从中了解到我的热切的愿望：祈望你达到命运之神和你的其他条件使你有希望达到的伟大地位。同时，如果殿下有朝一日，从你所在的巍巍的顶峰俯瞰这块卑下的地方，你就会察觉我是多么无辜地受着命运之神的巨大的不断的恶毒折磨呵！

第一章 君主国有多少种类？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米兰公国；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其父为有名的雇佣军队长，弗朗切斯科十六岁即从军，1424年父死即继承其父的军队指挥权，为米兰作战，其后娶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私生女比昂卡（Bionca）。1447年维斯孔蒂死后米兰宣布为共和国，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担任雇佣军队长；1450年倒戈，迫使共和国最高会议拥立为维斯高蒂的继任者——米兰公爵。马基雅维里在本书第七章及所著《佛罗伦萨史》第七卷和《兵法》中一再引述弗朗切斯科为例，说明雇佣军的危险性。

那波利王国，十五世纪意大利半岛的五个主要国家之一，于1500年由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1452—1515）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缔结条约予以瓜分。1504年西班牙将法国势力从所占领的部分领土赶走，并将西西里兼并。

“幸运”（fortuna），一译“命运”（如在献词中，见前第2页）。“能力”（virtù），同前者相对待，是马基雅维里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的用语一样，通常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才能智慧，只是在极少数场合特指美德善行。

第二章 世袭君主国

这里，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地论述过了。我打算单独地转到君主国这方面来，并且按照前述的顺序，探讨这些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

我认为，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的世袭国里保持政权，比在新的国家里困难小得多。因为君主只要不触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则随机应变，这就足够了。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此方法，总是能够维持他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位。但是即使他被夺权了，当篡夺者一旦发生祸患的时候，他就能光复旧物。

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

参阅马基雅维里：《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以下简称：《李维史论》），特别是第一卷。该卷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共和国有多少类，罗马共和国是属于哪一类的？》。

费拉拉公爵（ducati Ferrara），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Ercole d'Este，在位：1471—1505）和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 I d'Este，在位：1505—1534）。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Salin Guerra）轮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

朱利奥二世（Giulio II 1493—1513）原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除费拉拉公爵抵御了他的攻击外，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

根据意大利学者的分析，事实上埃尔科莱和阿尔方索这两名费拉拉公爵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具有伟大才能的首领。马基雅维里在这里的提法，看来是有意强调世袭的作用。

第三章 混合君主国

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

这样一来，当你占领这个国家领土的时候，所有受到你损害的人们都变成你的敌人了；而且你又不能够继续保持那些帮助你取得那里统治权的朋友们，因为你既不能够依照他们的期望给以满足；你又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他们，因为你感到对他们负有恩义；还因为一个人纵使在武力上十分强大，可是在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总是需要获得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好感的。由于这些理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占领米兰甚速，而丧失米兰亦甚速，而且头一次把路易十二世撵走，只需要洛多维科 自己的军队就足够了，因为原先给法国国王打开城门的人民，后来察觉到他们的见解和他们曾经期待将来获得的利益都是上当受骗的，他们不能够忍受新君主的折磨了。

的确，凡是一度叛变的地方再度被征服之后就不会那样容易丧失，因为统治者会利用叛乱提供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惩办罪犯，把可疑分子搞清楚，并且在薄弱的地方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头一次使法国失掉所占领的米兰，只要一位洛多维科公爵在边境揭竿而起就成了，但是要使法国国王再一次失去米兰，那就必须使全世界都反对他，必须把他的军队打败并将其驱逐出意大利，其原因有如上述。

可是，米兰毕竟一而再地两度从法国人手里夺取过来。关于头一次丧失的一般原因已经讨论过了，现在还要谈谈第二次丧失的原因，并且看一下法国国王当时有什么办法，以及任何一个人如果身临其境要比法国国王更牢固地保有他征服的领土能够有什么办法。

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诸，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过惯了自由生活的活，那未保有这些国家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灭绝过去统治他们的君主的血统，就能够牢固地保有这些国家了。

由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

洛多维科(LodovicoSforza ,1476—1500) ,米兰公爵 :1499 年 2 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在位 :1498—1515) 同威尼斯人结盟，9 月 11 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亦分占米兰公国的三分之一。次年 2 月在反法国军队的米兰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

1511 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结成神圣联盟以驱逐在意大利的法军。1512 年 4 月 11 日在拉文纳(Ravenna) 的决定性胜利的战役中，尽管法军是胜利者，但由于主帅加斯通·德·富瓦(GastondeFois) 之死和瑞士人为支持神圣同盟而突袭米兰，使胜利者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朱利奥二世的怂恿下征服了米兰，立洛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Sforza) 为其傀儡公爵。在朱利奥二世于 1513 年 2 月去世后，法国人再度被驱逐出意大利，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到了米兰。

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期地归属于法国了；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征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有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它们的旧君的血统灭绝；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王国变成混然一体了。

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上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假使上土耳其国王不移驻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察觉了，从而他就能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

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

我的结论是：这种殖民并不靡费，而且比较忠实可靠，触犯的人也较少；而被触犯的人，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既贫困而且散居各方，是不能为害的。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伤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

但是如果在那里以驻屯军队来代替殖民的话，由于维持驻屯军不得不把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耗费掉，这样耗费就更多了；结果所得反而变成损

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 1477 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 1491 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 1453 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 1204 年（菲利普二世）。

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 1453 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要害”原文为拉丁文“compedes”，意即关键或重要据点（Ceppi）。